

蘇聯文學名著選譯

年 種

莫斯科的黎明



國際文化服務社印行

譯文前記

「蘇聯文學」(英文版)一九五一年七月號掲載了這個劇本，讀了之後，感到非常喜悅，於是就一口氣把它譯了出來。

英譯名為“*Dawn Over Moscow*”，英譯者是 Margaret Wetlin，這位譯者是經常在「蘇聯文學」上從事翻譯工作的。

在譯稿付排之後，在廣告上看見文化出版社另有別的譯本也在準備出版了，那譯名是「莫斯科的曙光」。這使我在「黎明」和「曙光」之間的選擇上，很費了一番心思。但是想到第一幕第一場劇中人紫威亞金柴夫所說的話：「較之夜與白晝，清晨和傍晚，我是更喜愛黎明的。」在表現時間的過程上，我還認為「黎明」是更明確一些，因此就沒有改動。

一般地講譯文的經過很順利，但是有若干專名詞，總覺得放心不下，例如 *Inter-*

shop brigade 這個辭語，便不知如何把它譯得確切，如今譯成「基層小組」，意義雖然近似，但總覺得有些勉強。此外尚有二三類似的例子，這裏不一一舉出，但望細心的讀者，予以指教。

關於原作者安納托里·蘇洛夫（Anatoli Surov），譯者是一無知識，在刊載這劇本的同期「蘇聯文學」的編後記上，有一段簡略的紹介，譯附於此，聊以塞責。

這書的譯本，今後恐怕還不只兩個，譯者爲了一時高興，搶先一步，譯了此書，倘能供上演脚本或別的譯本的少許參考，也就欣幸之至了。

侍 桁 一九五一年十月五日

再版附記

這個譯本出版之後，僅據我個人所知，就另有五種譯本出現了。有三種譯本買來比較過，發覺各有各的誤譯；而我所犯的錯誤，連自己看來都覺得驚異，真是不可原諒的了。我請千羽同志根據俄文原本對照了一遍，發見很有出入，這次的再版只能仍舊根據英譯，把誤譯的地方更正，把遺漏的句子加上，把不適當的譯名改過，總算是差強人意了。一本小小的譯書，也常常是譯者精神上的一個負擔，靦顏承認錯誤，不能就此推卸責任，寫下幾句，特向讀者道歉，並作為今後工作的警惕。

譯者 一九五三年三月

關於作者

安納托里·蘇洛夫 (Anatoli Surov) 作為一個劇作者，以取用當今最熾烈的問題，在蘇維埃戲曲創作上，獲得了他的地位。他的劇作的主要題材，是勞動的創造態度，新與舊之間的衝擊，以及對一切妨害向共產主義進步的鬥爭。他的主人公，大部份都是時代最積極的男女，是新生活的建築者。

安納托里·蘇洛夫於一九一零年誕生在西比利亞的一個小城市派烏羅達爾 (Pavlo-Pol)。他的父親是一個革命家，被俄皇政府充軍到西比利亞，在一九一九年被白軍鎗殺。蘇洛夫在他父親死後替富農做莊稼活——牧畜和抽水。

當蘇維埃政權在西比利亞樹立之後，蘇洛夫入了一個中等學校，並參加了青年團。到一九三二年他已經是莫斯科大學歷史和語言學系的一個學生了。其後，他到了卡扎克斯坦 (Kazakhstan)，在當地居民中領導文化工作。一九三五年，他開始在青年團的報紙

上寫作，他的小品文和尖銳的政治論文，成了報紙上經常的重要文章，爲蘇維埃的青年所讀。不久之後，他成了「青年團真理報」"Komsomolskaya Pravda"編輯部的一員，再後又成了青年雜誌「新芽」"Smena"的總編輯。

他的第一個劇本「遠離斯大林格勒」(一九四六)，是歌頌蘇維埃人民在戰時的辛勞的努力之作，表現了撤離到東方的蘇維埃建設事業正人們所展現的自我犧牲的忠誠。「熱誠是共產主義精神的力量。冷淡是一個人身上所具有的最可恥的東西。」「遠離斯大林格勒」中的一個主人公所說的這兩句話，表現出蘇洛夫全部劇本的基本觀念。

他的下一個劇本「偉大的命運」"The Great Destiny"寫於一九四八年，以社會主義的集體農場的鄉村發展爲題材。事件發生在一個遙遠的西比利亞的村鎮裏。

他在劇作上一次更大的成功是「青綠的大街」"Green Street"，由此他獲得到斯大林獎金，並在戲劇觀眾間獲得到偉大的聲譽。這個劇本是寫鐵路斯塔哈諾夫工作者的，一些機關車的駕駛員利用進步的蘇維埃的科學成就，創造了新記錄。

在這一期的本刊上，讀者們可以看到蘇洛夫的新劇作「莫斯科的黎明」"Dawn in Moscow"。

—5—
Over Moscow，這作品獲得了一九五零年的斯大林獎金。取用的題材：是莫斯科的紡織工人，這個劇本也像他前些劇本一樣，是以未來爲照應處理了當今的問題。

——譯自英文版「蘇維埃文學」一九五一年七月號。

人物

桑尼雅·蘇倫柴娃

卡皮托林娜·安德萊葉烏娜 她的母親

阿戈麗頻娜·賽米揚諾烏娜 她的祖母

伊凡·伊凡諾威遲·古萊賓

瓦麗雅 他的妻

哥薩

米蒂亞

西葉瓦

窩烏卡

他們的孩子

達麗雅·蒂莫菲葉烏娜·洛戈文諾娃

尼娜 她的女兒

安紐妲·勃戈但諾娃

蓋爾莫根·皮特洛威遲

其里爾·米克海葉夫

根納地·賽米揚諾威遲·紫納遲柯夫斯基

安東·皮特洛威遲·紫威亞金柴夫

伊戈爾·勃布洛夫

威龍尼卡·庫瓦爾齊娜

印諾肯蒂·斯泰潘諾威遲·黎約夫

阿萊克賽·西里遲·黎約夫

阿戈拉雅·蒂克洪諾烏娜 他的岳母

巴施里柯夫同志

斯泰潘尼安同志

男工，女工，拖拉機的駕駛員，小學生，藝術家。

時間：一九四九到一九五〇年

地點：莫斯科

第一幕

第一場

莫斯科河郊區一所老房子裏，蘇倫柴夫家裏的一間住屋。窗帘滿滿地遮着窗口。傢俱和擺設，既不是一個時期的，樣式也極不同，內中有一張罩着絨毯的長椅，一架現代式光澤的食器櫃，一個老樣式的櫃子，一個鏡臺——上面鑲着變黃了的這一家人的像片，一架舊櫥，一架簇新的鋼琴——上方懸掛着幾幅現代莫斯科的水彩畫。在長椅上方，掛着一把和刀鞘交搭着的騎士劍。一個留心的觀察者，從這種樣式的參差，可以看出三個時代的女性都與此有關。餐桌上饌碗還沒有收拾，在餐桌的一面，坐着阿戈麗頻娜·賽米揚諾烏娜·蘇倫柴娃和安東·柴威亞金柴夫。他們已經用完晚餐，正在玩牌，顯然在等待什麼人，有意消磨時間的。阿戈麗頻娜·賽米揚諾烏娜身穿一般老婦人常穿的深顏色的樣式不講究的衣服。她的斑白而仍然有波折的頭髮，用一方手帕繫着，盤在頭頂。她的駝背，她的皺紋，她的行動的遲緩，都表現出她的高齡，事實上，只有她

的眼睛還是明亮而年青的。她的手指也是細得驚人。紫威亞金柴夫穿着一身旅行服裝。他比起一般中年人來是更快活而好着。

阿戈麗頻娜（把牌推向紫威亞金柴夫）：你看，我又贏了你啦！已經贏過你五次囉！好吧，這一回我還讓你，如果你再輸了的話，就要你付一筆罰金啦。（她走向門口向廳房裏看了看，然後又回到桌邊來。）

紫威亞金柴夫（勉強地微笑着）：運氣不好，阿戈麗頻娜。賽米揚諾烏娜……就連打牌運氣都不成。人們常說，打牌運氣不好，戀愛就會成功的。但是什麼時候才會實現呢，我像是打牌也能戀愛也能運氣都不好。這簡直是作弄人。（他心不在焉地派着牌。）

阿戈麗頻娜：我說，安卓，是不是茶衝上了你的頭腦？你已經發了我九張牌啦。

紫威亞金柴夫（無動於中）：這事很容易補救。（把三張牌放回底牌裏。）

阿戈麗頻娜：不要這樣，好朋友，你可以重新發牌。

（紫威亞金柴夫恭順地檢起牌來，很拙笨也很費力地洗着牌。牆上的鐘響了兩下。阿戈麗頻娜。賽米揚諾烏娜再隱瞞不住她的焦急，翹起耳朵，望望門口，最後站起身來在屋裏踱來踱去。）

阿戈麗頻娜：夠啦，安東。我說話你別不高興，你玩牌簡直不內行。

紫威亞金柴夫（突如其來大聲地）：也許她根本不回家來了！

阿戈麗頻娜：過去也有過這樣情形。她常常在工廠裏過夜的。

紫威亞金柴夫（又來鎮靜自己）：這算不了什麼的。她已經是一個成年的女人，不在你的護翼之下了。但是你的孫女兒呢？

阿戈麗頻娜：到外邊同着她的朋友們夜遊去了。

紫威亞金柴夫（無精打采地）：她們兩個我像是都見不到面了。（打開了他放在門口邊的旅行手提箱。）我要乘六點鐘開往窩龍內支的火車動身，（從手提箱裏拿出一個狐狸圍巾。）這個給桑尼雅。（又拿出一個銀狐。）這個給廠長。還有這個……（怪樣子地拿出一雙軟毛的皮靴。）請您……

阿戈麗頻娜（高興地）：啊，安東！這真像給丈母娘的禮物呢！

紫威亞金柴夫（因為失望下了決心無意中說出）：阿戈麗頻娜，賽米揚諾烏娜，你會不會作我的丈母娘呢？

阿戈麗頻娜（諷刺地）：誰曉得呢？一顆心在流血，對方却無動於中……（她揭起窗簾；沉思地）：夜呀。夜是說真話的時間。（嘆了一口氣。）我多麼心痛她呀！她一生的繁忙和興奮已經過夠了；但生活是不應當那樣的。

紫威亞金柴夫：只要你肯費點兒心——問問她，她究竟要安東在貝加爾和莫斯科之間來回還要跑多少趟。她是怕你的。

阿戈麗頻娜（笑臉）：朋友，我不肯的，我的工作就是燒飯，不是說媒拉牽。

紫威亞金柴夫：好吧，我要走啦。（碰地關上手提箱，用力扯着皮帶。）

阿戈麗頻娜（心裏明白他不願意走，她也不願意要他走，很不自然地）：我說，安東，喝杯茶怎麼樣？真的，茶都快要冷啦……（她擺出茶杯。）

紫威亞金柴夫：我不要喝冷茶。（但是他坐在桌邊一心一意地在喝茶。）

阿戈麗頻娜：我也不喜歡喝冷茶的。（但是她坐在他的對面也喝起來。）

紫威亞金柴夫（向屋裏四外望望）：這些書是索尼雅畫的嗎？

阿戈麗頻娜：是的。她多麼愛她的這個城市呀！你看看她的畫冊！（把畫冊遞給他。）

你想她會有深造嗎？

紫威亞金柴夫（一面翻着畫冊，深思地）：一個藝術家！這真是一種歡樂——打開了人民對周圍世界的眼睛——你的眼睛，我的眼睛，每一個人的眼睛。如果桑尼雅能夠變成一個畫家，成了我們的藝術的代言人，那就真不錯呢。你跟她講，她應該這麼作。

阿戈麗頻娜：好朋友，我們家裏的人，用不着誰跟她講，她願意怎樣就怎樣！

紫威亞金柴夫：這是很明白的事。只要一看這個房間，人家就可以明白了。三個人，每人按照她自己的趣味生活着。（望「那把軍刀一眼」：那是卡皮托林娜的一角……（走向鋼琴）：這是桑尼雅的……（微笑着望那個擺在對面角落裏的老櫃子）：那個麼，請你原諒我，是你的財產，我說得對吧？那的確是一件材料堅固的好傢俱——裏邊真有點好東西呢。

阿戈麗頻娜：我看，你是不是有點妬嫉我的財產呢？我一生的積蓄都在那裏了。

紫威亞金柴夫：重要的並不在於那財產，而是你們這樣的生活——三個部門生活在一個家室裏。（他從牆上拿起那把軍刀，留心在看，大聲地讀着上邊的刻字）：「獻給人民的復

仇者卡皮托林娜·蘇倫柴娃，紀念一次勇猛的騎兵的大進攻，寇夫巴克贈。『哼。』嘆了一口氣。卡皮托林娜自從那時到如今並沒有很大的變化。她什麼事都作得很好，不過就是不願旁人的痛苦。她黏住了她的那個工廠，好像老是要她在站崗似的。她時刻都保持着枕戈待旦的精神。這一點，我不能不喜歡她，又不能不恨她。但說這有什麼用呢？

阿戈麗頻娜：放點空氣進來吧。（她拉開窗簾。黎明是深藍色的，在克里姆林塔上照耀着一顆紅星。蘇維埃的旗幟在透明的空中飛舞着，克里姆林宮的幾個窗口都在射着燈光。阿戈麗頻娜·賽米揚諾夫打開了窗扉；一陣涼風流進屋裏來，吹動了紫威亞金柴夫的頭髮和桌上的紙張。）這是多麼靜寂的時光啊！莫斯科不是很可愛嗎？（略停。）我們在這個公寓房子裏住不了多久了。這房子就要翻修了。我們要有一個新的住屋了。去吧，這房子，去吧，這三個角落！

紫威亞金柴夫：那麼，你不拿你那件傢俱到新房子裏去嗎？（手指着那個櫃子。）

阿戈麗頻娜：那是怎麼說？當然我要拿着的。那個櫃子要人想起許許多多的紀念呢！過去有好多時候它就是我的床呢。你看那個怪物，它老是站在那裏！我怎能丟掉它呢！

讓它作爲一個古老的紀念，走進新房子裏去吧。

（沉默許久。）

萊威亞金柴夫：天已經亮起來了。

（沉默。）

比起白晝或深夜，早晨和傍晚，我是更喜愛黎明的。（沉默。）

（一個樂隊演奏了一支歌曲，其鏗空和飄灑一如那廣漠的天空。）

卡皮托林娜不會回來了……（辛酸地）：新的日子已在黎明中了，但是爲了什麼人的呢？這種清涼，這蔚藍的天空，爲了什麼人的呢？莫斯科變得這麼可愛是爲了什麼人的呢？只是爲了我們的孫子們嗎？我不相信這個的。那也同樣是爲了我們的呢。卡皮托林娜也同樣有份的。就是這一點，她不能夠理解。她總是把她的幸福推到明天去。但是我說，我們必得現時要有我們的幸福。

阿戈羅頻娜（傾聽着窗外的什麼聲音）：別響……你看見他們了嗎？

（從大街上飄來一陣時高時低的歌聲：